



青春在时间的河流里尽情展开,展开许多可能。属于我的展开方式和过程,很有些粗犷。说出来,不止是回忆。

青春的展开方式

严国庆

那年,我读完高中,迎来父亲所在地地质系统的招工考试,有了第一份工作。报到入职是在冬天。我们一群年轻人兴高采烈,在敞篷卡车几个小时粗声粗气的喘息中到达山前。跳下车,见有几位中年师傅在那里等候。我的想象在来路上一遍遍展开过,接下来的情形却都在想象之外。我看见几位师傅跑动着,几乎同时搭住与我同来的几位小伙的肩膀,像老熟人一样把他们领走。只剩下我。我的周围,好像就剩下山谷间阵阵松涛发出的呼唤。有位师傅走近,他的眼睛望着我,说“你来我这儿吧,随我来”……



三班倒作业,把我带入再也睡不够的时光。入职那一幕,也渐渐被山野的风带走。与队友相处的日夜,为我展开新见识。我才知道,那天来到汽车边等候的,都是我们所在矿区地质钻机的机长。他们干活都很拼,在站立达14.5米高、巨人一般的钻塔上面,他们挂一根安全带,攀上爬下,如履平地。凌空作业的钻塔拆卸与安装,以及手提肩扛钻机 and 铁制零件,他们既有胆量,也有体力、窍门。师傅们也就藏了心思,每有新人入职,机长们争先恐后,要那些身板长得结实的。那时我刚满18岁,相比同来的伙伴,年纪最小,长得也顶单薄。一天,下了小夜班,

照例到矿区食堂吃夜餐。几位机长也在,其中一位示意我坐他边上,他夹起一大块红烧肉给我,说“多吃点,人就壮”。他们几个互相递着烟,与我说笑,我听出的意思是,那天的事让我别搁在心上。另一位机长从嘴边移去烟卷,很认真地对我说,记住钻探工安全规程,吃不消的事别硬扛,有我们和老师傅哪……这一顿,我吃多了,等食物在肚子里安顿好,才睡。想,能吃能睡,快点长结实。

时间在松涛声里行进。初初穿上感觉笨重的登山鞋,慢慢变得轻松。接着遇见的一件事是与节日一道来的。那天我上白班。钻机照例隆隆地响,合金钻头被我们手中一根接一根的钻杆,送入岩层深处……听有人喊我的名字,说给我拍照来了。我的第一张工作照,就在这样一个叫作马廊的矿区里成像——规整的工装、白色的安全帽,让人略显高大;我的青春,昂扬在山峦和钻塔一同雄健的背景里。

事后知道,这是矿区团支部安排的“五四”在岗留影活动。第二天,我就接过了这幅黑白相片。给我相片的,是我们矿区的地质技术员、团干部,从地质院校毕业分配来这里。拍摄当晚,他呆在暗房几小

时,冲印出照片,装了袋子,写了名字。还特意多印一张,说“可以寄一张回家”。

遥远的事,眼前的人。我在时间的河流里,尽情拥有过山谷的风。生活里迎送的时间,于我既是日历,也是阅历,阅历又仿佛化作勘察往事的一枚钻头,教我发现沉入岁月的矿。多年以后,已逝的青春还会在我的心头打开,只是因为里边的人和事物有矿藏一样的质地。与机长、工友,还有为我拍照的地质技术员,分别已很久了,却常常在记忆的库房里与他们相见,总是在某些特定的时间,“重返”40多年前那个现场,回味机长们争先拣人的不遮不掩。他们争的,其实是活儿。而领着我走的机长,那句“随我来”,仍在我熟悉的松涛声里荡漾。那些年,他看我的目光总是勉励,想着谢谢他,可一直没出口。师傅姓洪,他的名字,在我的日记里。

这就好比青春的乐章。一个乐章,教给我善意,善得无比透明。师傅的一声“随我来”,以及另一位机长后来用他们的方式表达的宽慰,都播在了心间。一个乐章,留给我的拍摄于“五四”、可以寄给父母的相片。黑白二色的相片里,有风的影子,于钻塔上飘舞的塔布间来回,与我作老友般相拥。而这一切,均于不觉间,悄悄落进我心灵的土壤里,长成精神之美的一部分,因为学会对曾经有过的美好事物心存感激,让我不轻易对未来悲观。依然怀念松涛阵阵。

老宅前后左右有各种高大的乡土乔木,还有许多乡土灌木,其中就有野蔷薇。

野蔷薇都长在竹园边、浜滩旁,枝条很长,但不柔软。它们喜欢挤在一起,你牵着我,我压着你,不凑热闹的那些枝条则会越伸越长,有的一直沾到水面上。我在竹园里挖春笋或在河边削水漂时,常被野蔷薇的枝条钩住衣服,手背上也划出了白肤印。有时一长条上的几个刺一齐钩住了衣裳下摆或裤腿还不知道,走了两步才发觉不对劲,好像有人在拉住你,只好回身小心抓住长枝条,一把扯掉了事。那时人小,也没那么多的情思,总觉得它多事、碍事。有时闲来就抓住长条,有意把那些三角形的尖刺一个个掰掉。等到以后读到周邦彦的词“长条故惹行客,似牵衣待话,别情无极”时,才想到,莫责怪啊,你走过野蔷薇身旁时,它是待你如久别的熟人,才自说自话地搭到你身上来。可那时老宅搬迁了,大树小树被拔光了,竹园毁了,野蔷薇自然也消失了,再想套个近乎,也不可能了。

野蔷薇花都是白色的,花瓣小小的,黄色的丝状花蕊在花瓣的衬托下,分外醒目。造物主知道花小是个缺憾,就特别补偿它两个特点:一是花多。要么不开,一开就是十几朵、几十朵,一摊野蔷薇也许是上百朵一齐开放,一开方休。暮春是它们一年中最风光的日子,每一枝条上都压满了白色,在春尾巴里大有舍我其谁的架势。一场鸠风燕雨后,绿的亮、白的嫩,细雨湿流光啊!二是花香。那是一种浓烈的香,绽开的花瓣就像打开了香水瓶盖,那么多同一品牌的香水争着把瓶盖打开,还能不香吗?至今想不出老宅上有哪一种野花能比得上野蔷薇花的。农民们在花香中绞好犁索,理好担绳,磨好铧子(镰刀),一年的

农活在远处排着队缓缓地走过来了。花开的日子里,我常去竹园,先看到我的便是河边那一摊野蔷薇。那么多年了,它们越长越多,越长越长,有的还把长枝条伸到竹园里。竹子也不示弱,它会让地下的竹鞭悄悄地伸进野蔷薇丛里。每年春天,总有一两只竹笋从野蔷薇中现出来。我爱野蔷薇,我也爱竹子,但我不主张让竹笋出在野蔷薇里,况且竹子自己的领地就大着呢。可它们怎么能理解我的善意呢?到时候又自顾自地悄然长出来了。真是越挖越长,越长越挖,每年都 and 野蔷薇在较劲。以后每年春天出笋时,我就特别注意野蔷薇丛下的竹笋,看到后都要把它们挖掉。当然,我也规范着长枝条的行为,让它们沿着浜滩往前走。几年下来,蔷薇不犯竹子,竹子相安蔷薇。

风微烟淡雨廉纤的日子里,蔷薇含露团香雪,青梢相触斜照水,一阵微风拂过,片片花瓣坠下,点皱了水面,自然也把花香带了去。河水也许这时才知道花瓣的香和花朵的香不是一回事,我看着河水匆匆接待它们,也匆匆送其去远方。那些原来见面不碰头的花瓣,这会儿成了朋友成了恋人,贴着脸,靠着背,悠然离去。总有几只燕子会贴水争前,各在水面上蹴了一下,飞了过去。

后来我种起了蔷薇,不是野的,是经驯化的那一种家蔷薇。扦插后最后只成活了两棵,花深红色,还是重瓣的。家蔷薇比起野蔷薇来,花朵大了也漂亮了,香味呢?退化了,退化得可以忽略不计。想要知道家蔷薇的花香是怎样的,就得靠近点,把鼻子贴上去,还需屏口气,来个深呼吸才能感觉得到。还是喜欢野蔷薇。野蔷薇的花太多了,太多了,而它们又将这一切在农忙前及时送到,让人们带着好心情,开启新一轮充实饱满的生活。



褚半农

七夕会

立夏,曾是乡间颇有仪式感的“节日”。在我老家,孩子们可以吃到淡盐水腌制的青壳鸭蛋,又甜又糯的软糕、松花糕,满口香脆的油炸“立夏狗”,更有让人魂牵梦萦的“野火饭”。

“立夏狗”为何物?恐怕如今我老家的孩子也未必知道了。那是清明时节用米粉团做成的“小狗”,而后切成片晒干,传说立夏那天,小孩子吃了可预防“疳夏”。

我小时候正逢物质匮乏年代,孩子们对立夏的美食充满了期盼。别的不说,光是一餐“野火饭”,就足以令人垂涎三尺了。相传这是特别的一天,村里的孩子不得吃自家灶头上的饭菜,大人都鼓励孩子到村外去烧野火饭。食材一般来说还不能从家里拿,得向邻居讨要,或者干脆去地里“偷”。但凡在那日,这种索取食材的“不良行为”,邻里之间已约定俗成为“合法”。

那年月,村里谁家都有三五个孩子,平时兄弟姐妹间打打闹闹,而这一天不同往常,大伙儿干活可都是齐心协力。这天一早,先是叩开邻居家的门,讨几把白米,然后跑到屋后的竹园,挖上三两棵鲜嫩的竹笋,在菜地里摘一些熟透的蚕豆、豌豆,再到野地里挖来一些野葱。我家兄妹四人,肩挑手提,将锅碗瓢盆运到一片野地里,然后依照事先分工,剥豆子的剥豆子,拾柴火的拾柴火,挖灶台的挖灶台。万事俱备,大家一齐围拢,兴奋的神情溢于言表。我颠抖地划着火柴,一根又一根,终于将稻草点燃,随后趴在泥地上,使劲将火苗吹得旺旺,还“指挥”妹妹们轮番上阵,添加柴火。灶洞里不时传出焚烧柴火的“毕毕剥剥”声,浓稠的烟雾,袅袅升腾,缭绕在桑树林间。折腾好一阵子

以后,锅内开始弥漫出饭菜的醇香,大家一边哧哧扇动鼻子,一边使劲咽着口水。暖融融的阳光,照耀着身旁一排排枝繁叶茂的桑树。开饭啦,我们头上淌着汗,脸上满是土和灰,嘴里飞快地咀嚼、吞咽。自己动手烧煮出来的食物,感觉尤其香甜。姐妹们的笑容像花儿一般,绽放在田间地头。一锅野火饭,既汇聚了现摘食材的香与鲜,又裹挟着乡野气息和童真乐趣,叫人终生难忘。

一晃,孩子们也都有了孩子。二十年前的立夏,我们一家三口回故里探望病重的母亲。那时女儿刚上小学,看到农村什么都新鲜。母亲很无奈地躺在床上,她是多么希望能让在都市里生长的孙女,体验一下农家乐趣啊。她示意我两位妹妹陪同我们,一起去烧野火饭。那天我们哪有心情,只在老屋附近选一处空地,用砖块垒了一只土灶。等饭菜熟了,我盛了一小碗热腾腾的野火饭,送到母亲床前。可惜她只是艰难地抬起头看了一眼,一口也没吃下。没过几日,母亲离开了人世。这顿野火饭,成了我刻骨铭心的伤心记忆。

如今,生活条件好了,而到野外烧野火饭的习俗,一直延续至今,且已不限于立夏这一天。几乎所有乡村旅游景点,都有不同规模的野炊场地,烧野火饭渐渐成为朋友聚会、亲子活动的一种农家乐项目。前几年回到故里,常被老家的好友约去赶赴这类形式的聚会。去年“五一”,我邀约了两家上海朋友,专程去了老家一处较大规模的农庄,在一排排砖垒的土灶旁,配上了餐桌和餐凳,头顶还支起了遮阳伞。炊烟升腾,芳香弥漫,野火饭让大人孩子都体验到了都市里所没有的野趣,也让别具一格的传统习俗,世代流传。



年仅36岁,却留下了300多万字的珍贵文稿。近日,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杰出人物的青少年时代文库——恽代英》(以下简称《恽代英》),为我们讲述了恽代英从普通爱国青年成长为具有坚定信仰的共产主义者,投身革命从北伐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启迪青年学生和领导南昌起义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在上海从事秘密工作直至在南京壮烈牺牲的经历。

作者李良明和恽铭庆均为恽代英研究的著名学者,《恽代英全集》(9卷)的主编。甲辰清明,我们家人到龙华烈士陵园祭拜恽代英墓。铭庆从北京带来了《恽代英》赠予大家分享,让我们深感温暖。彻夜捧读,感慨万千。代英伯伯的光辉形象在脑海里一一闪过:湖北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原中华大学)里求学的青年学子,四川泸州职业技术学院(原川南师范学堂)倡导教育改革、点燃川南革命火种的年轻校长,带领安徽宣城师范学

生深入黄山农村调研的教导主任、上海大学向青年学生宣传马克思主义慷慨演讲的教授、广州黄埔军校身穿戎装的政治部总教官,隐蔽在惠州农村昼伏夜出组织起义的乔装商人,南京江东门慷慨就义的英勇烈士……追寻代英伯伯的足迹,我曾到访武汉、泸州、广州、惠州、上海、常州、南京等地,此时更加充满了对代英伯伯的无限敬仰。

代英伯伯最早提出中国革命要先到农村去搞一搞,教育农民、发动农民是中国革命的要义。指出工人是中国革命的领导人,农民是可靠的同盟军。他说中国必须走工业化道路,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就要引进外资。要在全体国民中开展“健全素质”的公民教育,教育改革要以改造教育与改造社会统一为前提。他还指出党要牢牢把握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党要独立领导武装斗争,支部建在连上等。这些前瞻性理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形成,起



钱政兴 摄影

到了催化和推动作用。他一生撰写了600余篇文章,其中210多篇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他深情地指出“中国革命的先锋队,一定是青年”,青年要把变革社会,争取民族独立看作是“不能不負的重大使命”。创建和主编《中国青年》,使他有把多年的经验和认识发表出来,为迷茫中的青年指明前行道路,正确对待学习修养、婚恋恋爱等问题。青年读者也正是通过《中国青年》了解世界大势、国家命运和青年思潮,把自己融入到时代大潮中,成为社会栋梁。郭沫若说“在大革命前后的青年们,凡是稍微有些进步思想的,不知道恽代英,没有受过他影响的人,可以说没有。”王震、陆定一、胡乔木、阳翰笙等深情回忆恽代英,称颂他是“年轻人的心灵导师,照耀革命征途的一盏明灯”。

代英伯伯的精神高尚、人格完美体现在方方面面。他生活朴素,律己极严,意志坚定且甘愿苦行,有“中国的‘甘地’”之称。在日记中代英伯伯说:“我身上的磷,只能做四盒洋火。我愿我的磷发出更多的热和光。我希望它燃烧起来,烧掉古老的中国,诞生一个新中国。”这是何等伟大的境界!代英伯伯的生命是短暂的,却是光辉传奇的。在代英伯伯英勇就义70年后的2001年,党中央批准在上海龙华烈士陵园建立恽代英烈士纪念馆,供千秋万代瞻仰。不同的是时代,不变的是情怀。代英伯伯的家国情怀得到继承和发扬,《恽代英》的最后一章“代英革命精神”,介绍了代英伯伯的妻子沈葆英艰难寻找党组织、儿子恽希仲千里跋涉到延安,母子相见的动人故事,他们继承烈士遗志为革命奉献了一生。孙女恽梅、恽清继承家风,依靠自己的勤奋努力,事业有成,家庭幸福,他们都是当代共产党人和青年学习的榜样。

致敬伯伯

恽青铭

外婆生在绍兴陶堰,门前百步即白塔洋。洋得名于白塔,南宋嘉泰《会稽志》云:“兴善将军庙在(会稽)县东四十里。白塔,吴越忠懿王建。”又云:“白塔,在会稽县东,俗名八仙家。”明《名胜志》云:“镜湖……绵跨山(阴)、会(稽)二县,周三百五十八里。……自宋熙宁以后,湖渐废为田。今俗呼白塔洋,仅长

十五里,即镜湖处。”废湖为田,因百家争利然;残渠剩水,是陆游行舟处。陆游诗中屡见“白塔”。《初夏怀故山》云:“镜湖四月正清和,白塔轻舟小艇过。”《村居书喜》云:“红桥梅市晓山横,白塔樊江春水生。”《反远游》云:“行歌西郭红桥

路,烂醉东关白塔秋。(自注:皆山阴近郊地名)”《舟中作》云:“红桥未斜云。”白塔总与红桥相对。此白塔即彼白塔乎?案《会稽志》,梅市在城西十五里;樊江、东关,皆在城东,与陶堰相接左右,名犹存之。又《舟中作》末

联云:“宋公题壁处,横霄抱孤峰。”自注:“称心寺有宋考功诗,而予所未到,望之慨然。”案《会稽志》,称心资德寺在县东北四十五里。路不远,唯天晚难及,所以“望之慨然”也。乃知“红桥”在“白塔”在东。陆游“六十年间几来往”(《舟中》其三),干载湖开湖合,安知扁舟漪澜,不是外婆童年嬉戏喧闹处?

美食

白塔与陶堰

陆岸